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巴西狂歡節 十八.

門開了，又進來三個巴西嬉皮。他們是常見的典型嬉皮，餓了，伸手討些吃的，累了，找個地方就睡。三個之中個子最小的那個，頭髮不長，也沒有留鬍子。身上的裝束，倒像個百戰榮歸的將領。寬腳牛仔褲上畫滿了鮮豔的圖案，寬皮帶上掛著一個形狀奇異的匣子。敞開的襯衣上，貼了一大堆標誌，有的是交通信號，也有明星相片。頸下懸著無數條項鍊，有些還墜著摩托車零件，走起路來鈴鐺直響，頗像被放牧的羊兒。

他一進來，一屁股便坐到地毯中央。就著微弱的燭光，把他身上的裝備一件件地卸了下來，小心地排在地上。卸完以後，他乾脆脫下襯衣，露出一身黑毛。

他找了一張報紙，平鋪在面前，取下身邊掛著的匣子，自言自語道：「今天！雞殺死！我差一點被抓去坐牢！嘿！只有這一根！」說著，自己嘻嘻地笑了起來。

另外兩個嬉皮各自靠著牆，一句話也不說。

我見沒人跟他搭腔，便順口問道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怎麼回事？」他瞪了我一眼：「二十年！雞殺死！（後來我才知道，這句口頭禪是東尼教他的英語 Jesus，他說來極饒興味。）二十年！」

我聽得莫名其妙，又怕再出笑話，只好免開尊口。再看看凱洛琳，她盤膝坐著，正在閉目養神。

那個嬉皮獨自忙著，小心地拆卸著包在方匣外面相互鉤纏的幾十根銅絲。如同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兵士，他把抽卸下來的銅絲，一根一根整齊地排列在面前地毯上。

這時東尼回來了，見到他，兩個人興奮地行了個擁抱禮。

「沙爾索！有貨沒有？」

「雞殺死！怎麼會沒有？可是我差一點被卡子抓走！」

「哪個卡子有那麼大的本事敢抓你？」

「是呀！這幾根銅絲他就弄不開！」沙爾索得意不過。

等銅絲全部卸下了，他才打開盒子。裡頭有明暗兩層，明層很容易打開，暗層則機關重重。打開後，只見裡面有一些枯枝乾草，他一股腦地全倒在報紙上。

東尼見了，高興得搓著手說：「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！」

「那個卡子拿著盒子研究了半天，說這裡面一定有東西。我說當然有呀！沒有我會放在身上？」

大家樂不可支，他說話時比手畫腳，非常生動。他繼續說：「卡子聞了聞，說有味道。我說是呀！沒看到我辛苦在大太陽下趕路嗎？流了多少汗！這盒子貼著腰際，還能不能有味道？」

他邊說邊表演，令人絕倒。

「卡子又說：『銅絲一定能打開。』我說：『打不開帶著幹嘛？』卡子就叫我打開，我說：『這盒子是裝鬼的，只有在晚上才能打開。』」

東尼笑得東倒西歪，直叫肚子疼，他說：「不過這個鬼能迷死人！」

「是呀！可是那卡子一定要打開，東摸摸西抓抓。我說小心點，這是我的愛人，別把她骨頭弄斷了！可不是嗎？我到哪兒，這寶貝都不離身，連洗澡都陪著我！」這回他自己倒先笑了，笑了一會，才接著說：「只可惜那一點不管用！」

房裡人人笑得打滾，只有菲力和白蒂是後知後笑，必須等著東尼翻譯。

沙爾索笑夠了，又說：「那卡子弄了半天，找不到門路，我這麼一撥，就把前面那一格打開了。那卡子還給我戴高帽子說：『這玩意只有你有辦法。』我說：『當然，天天一起睡，沒兩招哪單得住？』」

「那卡子對著盒口看了半天，裡面黑黑的，他用手指去挖，我說：『別挖，會出水！』我說的是老實話，盒子裡面藏著幾顆葡萄，他一戳就戳破了，葡萄連皮帶汁都滾了出來，得他滿身都是。他火大了，說：『為什麼你早先不告訴我，裡面是葡萄呢？』我說：『大老爺，我怎敢說呢？你吃了我就沒得吃了。』」

我們笑得幾乎都快斷氣了，他也愈想愈好笑。場中唯一沒笑的是小尼可，他似乎習慣了這種喧鬧，瞪著圓圓的眼珠，在媽媽懷中東看西瞧的。

我沒見過這種草，拿了根聞聞，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。我問：「這些草做什麼用呢？」

不料這又爆起一陣哄堂大笑。凱洛琳低聲對我說：「這是大麻！」

我恍然大悟，久聞其名，一看竟和普通的野草差不多。從《基度山恩仇記》一書中，我記得大麻精是一種和酒很相似的液體，所以一直以為大麻是粉狀的物質，怎麼也沒想到是這麼不起眼的亂草。

我這才想起嬉皮與大麻一向不分家，這一來可難為了我。現在若入境隨俗，一旦上了癮，將來就難以自拔，此生休矣。

在我的觀念中，社會的律法儘管不是盡善盡美，但是如果要生存在這個社會上，就必須接受它的約束。我可以看破世情，遁入空門，甚至於結束自己的生命。但是，受到毒品的控制，永遠做一個黑民，那就違反了我個人的原則，所以我絕不能同流合污。

如果不吸食，在這裡顯然就是異類，他們一定不能容我。因為這種不法的事，總有一天會敗露。為了他們的安全，只有開除我，或者強迫我加入。

一時之間思潮洶湧，既不捨得放棄與凱洛琳相處的良機，又不願失足泥沼，永生受制。

東尼從口袋中取出一種特製的白紙，切成長方形，每張有一支香煙的長短。沙爾索把乾枯的大麻壓碎，再把裡頭的種子去掉，熟練地包在白紙中，一陣搓捻，大麻煙便製成了。

同室共有十一人，除了新來的三個嬉皮外，尼奧和秀子早已過來了，甘格也剛剛回來，加上東尼、凱洛琳、菲力、白蒂和我。沙爾索坐在中央，其餘的人或坐或臥，圍成一個圓圈。沙爾索點燃一支，吸了一口，立刻傳給右手邊的東尼。東尼猛吸一口，又傳給旁邊的菲力，這樣繼續的在眾人之間，輪流的傳遞。

當左邊的甘格把煙傳給我時，我也學著他們，把煙放進口中。停一刻，再把它交給我右邊的凱洛琳。

在這個空蕩蕩的房間中，十來個人圍著一支昏暗的蠟燭，另有一點紅色的火光在飛舞。那經色的火光每亮一下，便向下移；停了一會，再轉向上，亮了一下，又飛走了。這時，每個人都似泥塑木雕，一動也不動，等著下一點火光的飛來。

沙爾索一口氣做好十幾支，並排在報紙上，把剩下的材料收了起來。他專抽煙屁股，抽到短得手都捏不住了，就把煙屁股插進一個挖了一個小洞的火柴盒中。他手捂著一端，嘴對著另一端，一口一口抽著，直到火頭完全消失為止。

每個人抽時都是只吸不吐，把煙憋在肺裡，大約三十秒，呼出時連一絲影子都看不見。抽法最高明的還是沙爾索，他先把肺裡的空氣吐盡，猛地一口吸得滿滿的，抬著肩膀挺著胸，活像一隻瘦蛤蟆。他自誇煙子只要進了他的嘴，休想活著逃出來。

有一次，他吸了滿得不能再滿的一口後，突然想說話，口一開，一股白煙悠悠然由他嘴裡悄悄地溜了出來。他一看，話也顧不

得說了，尖起嘴巴，湊著那股逃煙猛力的一吸。「嗖」的一聲，煙不見了。他也被脹得坐不下去，只好直起身來，跪在地上。

我發覺秀子也不抽，每次煙經過她的面前，她立刻轉給尼奧。她既然不抽，我也就不必裝蒜，直接傳送下去。煙經過我面前約有十餘次了，沙爾索也已經吸完了五個煙屁股，量小的早已呆坐著不再動彈。東尼倒是海量，大家都抽夠了後，沙爾索與東尼兩個面對面，開始大抽特抽起來。

東尼平日就是一肚子笑話，這時更是生龍活虎，他和沙爾索一搭一擋，葷素一起來。這些呆坐的人影，往往會因為別人的一個動作，甚至一句不相干的話哈哈大笑。笑一陣立刻又靜了下來，彷彿剛才與現在不是連續的時空。有時，在沒有人動作也沒有人說話的情況下，也能毫無道理的獨自嘻笑一陣。

我看著這奇怪的一群，很想領會其中的道理。一向聽說這些麻醉物會令人瘋狂，目下所見卻是完全相反，他們竟靜得如同坐禪的和尚，只有東尼有若天魔起舞。

突然，坐在對面的菲力把手一揚，一點寒星直對我飛來。我忙低頭閃過，原來是一個香煙頭。

我問道：「菲力，你為什麼用香煙打我？」

他抬頭望前看，迷茫得如同失了魂，我再問一遍，他才明白，說：「那裡有個……」話突然停在半空中，我回頭看看牆壁，什麼都沒有。再過了一會，他似乎想起是在與我說話，才把這句話說完：「……窗子。」

我突然有一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衝動，也想要嚐嚐滋味。為什麼這麼多的青年，會沉迷在這種麻醉品中呢？由菲力這根香煙頭，我相信他一定是處在一個幻境中。在另一個情況下，這個煙頭有可能是一把刀子、一支手槍，罪惡便是因此而起。

要防止這種無意的犯罪，只是反對、禁止毒品是不會有效果的，這從世界各國青年的沉溺比例中足資證明。我認為必須先瞭解這種麻醉劑的效果，以及為什麼青年人趨之若鶩，才能對症下藥，加以疏導或予以制止。

要瞭解它的效果，就必須親身吸食。僅憑學理判斷或客觀觀察，永遠接觸不到事實的核心。

相信持有這種看法的人絕不止是我一個，但卻很少見到對這種現象的實際報導。可能是抱著這種態度的人，在實際接觸到麻醉品後，本身也上了癮，心理狀況起了變化，終至不能自拔，臣服在麻醉品的威力下。

假如我個人還有一點存在的價值，何不冒著自墮地獄的危險，做一點有益世人的事呢？假如我沒有足夠的毅力，那也證明了我今生不過如此，終將與草木同朽。如果我能夠控制自己，只吸一兩次，適可而止，說不定能體會出那個神秘的力量。

無論如何，我自命是個追求真理的人。如果我先假定了某種行為將不利於我，而拒絕嘗試，那就表示我在自欺欺人。